

早闻狄声

重回霍格沃茨

华纳不久前宣布,《哈利·波特》剧集版将被提上日程,以全新的班底继续开启一段近十年的旅程,原著作者J.K. 罗琳则将担当制片人。消息一出,全网震动。尤其是从乐观的角度想,原著体量庞大,用剧集的方式呈现显然能带来更细腻丰富的体验。

《哈利·波特》系列是在2000年10月引进中国的,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口气推出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瞬间引发追看狂潮。隔年,《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出版时间开始日趋同步,系列小说也成为几代人难以忘怀的阅读记忆。

不只是图书,《哈利·波特》的八部电影在国内也有出色表现。在那个引进片群雄逐鹿的年代,每一部《哈利·波特》电影的票房都名列前茅。我至今依然记得去采访电影放映现场,人们头戴魔法帽、手持魔法棒,热闹得仿佛是一群新生共同赶赴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尤其是

2011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登陆内地院线,“哈迷”齐聚零点场,十年旅途的终结,很多人都忍不住泪洒电影院。

从图书到电影,从电影到游戏,再到线下主题乐园……每一次想起,都忍不住惊觉,这个魔法世界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二十多年了。可当每一个新的读者捧起《哈利·波特》,那只猫头鹰似乎就停在了窗前,来自霍格沃茨的邀请又缓缓铺开。神秘的站台、分院帽的密语、画框里不断走动的历史人物,还有披着黑袍的巫师们……极致的想象,随时开启。

我一度认为,《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过往的阅读和观影体验里缺少这样庞大的想象力。但时间隔得越久,我越是能够体会到小说在想象力之外提供的现实关怀,甚至可以说,它填补了80后、90后在成长过程中呼唤陪伴的心情。霍格沃茨,寄托的不仅是我们青春期对友情、亲情、师

生情乃至萌芽爱情的想象,也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让人读懂了成年人世界。无论是丽塔·斯基特的不怀好意,乌姆里奇的欺上媚下,还是福奇的自欺欺人、邓布利多的弱点与失意……罗琳似乎从不回避现实生活的荒诞与恶趣,却也早早地给读者心中留下了力量的种子:没关系,同道中人总会走到一起,说不定还有一间有求必应屋在等待,给你放松憩息的空间。

回头细想,剧版《哈利·波特》的筹拍或许注定也要面临演员比较、改编还原度等一系列问题,接下来的十年更少不了让人等得牵肠挂肚的时候。可那又怎么样呢,就让它成为一种新的陪伴,让每一代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座霍格沃茨,灯火通明,永不毕业。

李原秋  
媒体人

钱眼识人

“玩艺术”的李宇春

这几年,我更愿意用艺术工作者来形容李宇春而不是纯粹的歌手,这么讲真的不是在否定她的音乐作品,对她的唱功有所怀疑。恰恰相反,她在同段位、同年龄的歌手群体中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就是把艺术跨界做得风生水起,用“玩艺术”来形容,我的意思是指她心态的轻松与开放。

第一次对李宇春这样的创新意识有印象是一本国际时尚杂志的封面,她与陶身体剧场一起出镜,作为艺人的她也将自己的肢体贡献成整个视觉作品的创作元素,居然效果是并不违和的,大概源自于她多年来硬朗干净的气质吧,这次合作的主题是“心灵和身体”的感悟之旅,在运动、翻滚和重复中,让独立的个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但又保持着疏离的权利和空间。如果仅仅是一次玩票就罢了,没想到在去年9月李宇春又与荷兰国宝级现代艺术家霍夫曼联合创作大型项目,取名是《他当它是颗蛋时就养它了》。关于霍夫曼,最出圈的代表作就是曾经出现在世界各个打卡胜地的大黄鸭。李宇春这次要聊的事儿是,当人类谈论动物的时候其实就在谈论自己。让我心生佩服的是,李宇春不是仅仅出现在装置艺术作品旁边作秀拍照,出个联名罢了,而是像一个心思缜密的编剧预埋好了二番三番。原来,这次跨界合作后面就要牵引出她近期一首新歌的MV《鸵鸟逃跑了》。这支MV接近表达完整的小短片,是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的,一只从野生动物园“逃跑”出去的鸵鸟,在闹市狂奔20公里后因为干渴力竭死去。

李宇春和导演重点定格狂飙的逃跑过程,恒定的动作和情绪张力让这只鸵鸟打破人们常规的视觉感受,让背景成为焦点角色,而快速变幻和衔接的周遭场景和人物反而被不确定性而沦为鸵鸟的背景。这种反差的趣味性不仅仅是停留在视听魔术的层面,更传递出一种现代化的思辨态度。当一只鸵鸟并未告知动机,也不告白目的地奔跑在钢筋水泥之间,煞白马路之上,承受的不仅仅是MV故事里被惊起的人们的目光,也包括第三方的我们。它怎么了,它要干什么。当鸵鸟心无旁骛,专注于自己如鼓点般,敲击城市水平面的步伐时,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自由的意志力,疯狂、迷惘的不是鸵鸟,而是人类。我们有多久没有如此坚定而奔放,自然的本能是在明面的,潜在的规则和束缚下被绑架、被扭曲,最终被异化。

我们追随着别人的目光和标准调整动作和情绪,就好像在升起又降落的舞台上不允许疲惫地祭出全身心的舞动来呼应,没有自我。我们定义鸵鸟向自由的奔赴为逃跑。在鸵鸟看来,如果它能说话,一定会问:你们在害怕什么,犹豫什么,为什么不跑出去?人类与动物,是艺术创作中经典的影射关系。鸵鸟其实不是鸵鸟,而是遥远的,被遗忘的“我”。生命本该开阔与自由,而不是在物质陷阱、意识定义里扭曲,挣扎。

在歌曲中,“鸵鸟逃跑了”这句歌词一直在重复,是在提醒听众心灵的冒险奔向城市之外的真实旷野做更本能的自己。而这句词也可以作为李宇春风格的注脚,毕竟她其实也逃出了流量、粉圈固定的游戏规则,“玩艺术”成为她通往自洽的秘密路径。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峭语

普通人是这些城市最坚实的部分

纪录片《奇妙之城》,在播出最后一集成都篇之后,完美收官。这部历时五年的纪录片,暂时画上句号。

《奇妙之城》是萧寒导演的作品,由绿妖担任策划和撰稿,他们之前已经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有过合作,这是他们的又一次合作。合作的结果,就是这部文学气息浓郁,被分类为“城市人文旅行纪录片”“城市深度探寻文旅纪录片”的作品。两季作品,一共用了五年时间,所以,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城市记录,也是时间的记录。

《奇妙之城》的形式非常有趣,每一集对准一个中国的城市,选择一位和这座城市有点关联的明星,带着观众去探寻这座城市里的奇人奇事,以及美食和乡土人情。第一季,他们带着周深、肖战、白宇、许魏洲、白晓晨,走进贵阳、重庆、厦门、西安、克拉玛依和青岛。第二季,他们和关晓彤、李雪琴、成毅、黄明昊、何超莲、张杰一起,走进杭州、铁岭、长沙、三亚、澳门、成都。城市不论大小,必然有一个鲜明的特质,明星也多半正当红,和这些城市有或深或浅的勾连,例如肖战和重庆,白宇和西安,李雪琴和铁岭。

但两季纪录片看下来,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出现在片子里,用来做为一个支点,一个视角,帮我们了解这些城市的普通人。贵阳,在周深带我们畅游的同时,私立中学老师贝妮和朋友一起在水库游泳,农场主一焱在溶洞里储存自己做的酸汤,“做酸”是贵阳人饮食

中重要一环;在重庆,肖战带我们四处游走的时候,女相声演员圆圆奔走在演出和直播的路上,在深夜的地铁上疲惫不堪地睡去,机车发烧友程程,和同好们一起开着摩托上山下乡,军哥书屋的主理人,给书屋附近的流浪猫喂食。克拉玛依,许魏洲和父亲驾车行走在独库公路的时候,五十岁时放下猎枪,变身为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者的老赵,带着家人,在沙漠里拍摄狐狸。

再比如克拉玛依那一集,作为嘉宾的许魏洲一家人,作为明星家庭固然耀眼,但给我最多感触的,还是那位油田工人,他平时在油田上班,看仪表,观测机器,业余时间,却是一个乐队的乐手,在音乐里释放自己,而且,他也把自己在工作中收集的声音和节奏,那些风声、机器轰鸣声,放进了自己的音乐里。他还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理解,也是他创作的来源。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普通人,让这些纪录片有了嚼头,也让我们有了进入这些城市的触手。他们让这些城市变得真实可感,也让这些城市可亲可爱。

所以,绿妖在第二季即将收尾的时候,发微博讲述了和这些片中人结缘的经过,也讲述了他们在这五年的生活波动:“五年间,我们从南走到北,我们登过高山,越过大海,深入溶洞。青岛的老赵和XUAN了合唱团、西安的小武与嘴雷、克拉玛依的老赵和塔依、重庆的猩猩圆圆和军哥、厦门的杰哥和海鲜大叔以及大

卫与婷婷、贵阳的一焱和贝妮……第一季播出后的几年里,时常还会有人特意去那座城市去找他们,然后回来告诉我,那个城市、那个人,真的很有趣——这是我因为这个工作而持续收到的礼物。”

《奇妙之城》中的明星,其实只是个引子,是吸引人们观看,方便节目宣传,给城市带来一个形象增量的技术性方式,真正构成这部片子的质地,给我们长久回味的,还是这些普通人。明星们已经因为铺天盖地的曝光和露面,失去了一些新鲜度和神秘感,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却还有着无尽的神秘。明星可能做完节目就走,又以别的形象出现在别的作品里,但这些人依然守在这些城市里,让这些城市的故事延续,也成为探访者真正的兴趣点。他们打破了这些城市的刻板印象,赋予这些城市鲜活感与生命力,并且成为时代记忆、时间记录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也是《奇妙之城》的魅力所在,明星来来去去,城市无尽变迁,而普通人永在。旅行热点和时髦话题随机波动,人心起起伏伏,而普通人永远屹立,永远是日常生活里最坚实的部分。所谓记录,大概就是记下这些坚实的部分,这些变迁中最恒定的瞬间。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一直改到成为爆款

常说一部作品有一部作品的命,有的生逢其时,有的则命运多舛。这貌似是一门玄学,就像今天的自媒体上常有人问:已经很认真了,为什么我的图文笔记和短视频流量就是上不去?也不是没有逆天改命的办法,比如反复修改,改到成为爆款——这是一些“亲历者”兜售的经验。

轮到电影或文学创作,重新修改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庞大工程,往往牵一发动全身。最近的一例,张国荣逝世二十周年之时,一部由他主演的电影《烈火青春》在香港进行重映。这次的版本,不仅经过数码修复,更大的变化在于,导演谭家明利用当年剩下的胶片素材,重新剪辑,再次创作,由删剪版成为导演正式版。不算不知道,这中间竟然相隔了四十年。

创作者再来一次,使得旧作换新颜,并不多见。就《烈火青春》而言,1982年公映时,因为风格前卫大胆,遭遇大量非议,经过删剪后

才能继续上映。谭家明为此还写了一篇《导演的话》,说也许这是一部走在时代之前的作品必须付出的代价,“今天得以还原它的全貌,是冥冥中的安排。”用宫二的台词形容,“武学千年,烟消云散的事,我们见的还少吗?”想不到奇迹发生了,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修订版之所以产生,不外乎内外两重原因:或受制于当时的创作环境,未能展开手脚;或个人成熟之后,蓦然回首已有不同想法。比如金庸小说早年连载于报刊,难免大量错漏之处,后来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多次修改。不过结果毁誉参半,批评的声音包括:有些修订是画蛇添足,有些甚至破坏了小说原有的肌理和韵味。

也有朋友最近看徐皓峰小说《武士会》的修订版,发现删掉了诸多细微末节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看,删改的理由便有些不明所以。当然也只有资深粉丝才会细细对比前后变化,稍有眼生的字句就会跳出来,或者

可以从中发现大师思路的一些雪泥鸿爪,这是乐趣所在。不过,在读者看来,如果小说本来写得就很随意,修订版依然随意,二者之间的更新,意思不大,至于修改的乐趣,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知肚明。

电影导演里,最擅修改的恐怕是王家卫,《东邪西毒》经过修复和重新剪辑,称之为“终极版”,《一代宗师》至少有四个版本,所谓艺高人胆大,满坑满谷的素材足够“一鱼多吃”。今年有部经过重拍删改才上映的电影,有好事者问导演,有无可能再出一个导演剪辑版,被导演一口否决。言之过早了,四十年后,是不是也有可能和《烈火青春》一样呢?不如让我们约定,未来再见。

长风新  
媒体人

